

峽谷之戀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二十九 卡德蘭／原著・吳大成／譯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之二十九

峽谷之戀

德蘭 / 原著・吳大成 / 譯

峽谷之戀

世界名著・愛的故事②

著者	卡	德	蘭
譯者	吳	大	成
出版者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話：H 6 1 6 6 8 3		
發行所	明	遠	社
	香港英皇道651號十樓		
	電話：H 6 1 6 6 8 3		
印刷所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定價	港幣6元 外埠美金1.5元		
初版	1 9 8 0 年 4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

第一章 一八五〇年秋天

雖然馬車的結構堅固而且耗資昂貴，但蕾安娜仍感覺強風正呼呼地從馬車的每個縫隙中鑽進來。

事實上，整個荒原正刮着強勁的大風，連馬也只能緩緩行進。

眼前的情景，給人的感覺真是十分淒涼，前些時候，這裡還是那麼風和日麗，對着一片紫色的原野，她常會呆坐凝視，爲之出神。

每當她觀賞着銀白色的瀑布傾入溪流的時候，那些高聳入雲的山峰，也令她着迷，在她內心激起孩提般的興奮和喜悅。

「此地的景色甚至比媽媽以前所描述的還要美。」她心裡這樣想着，同時也認為再沒有什麼事比來到蘇格蘭更令人興奮的了。

當霍安娜還只是個小女孩時，她母親就跟她講述過許多有關蘇格蘭格蘭倫家族的紛爭以及傑克拜人奮起革命的英勇故事。

這決不只是一般所謂的英雄故事。對她母親來說，它們是如此的真實辛酸，而且帶有無限的鄉愁。每當她講述時，總會感情激動，聲音顫抖，讓她女兒永遠難以忘懷。

雖然她母親遠居異鄉，可是直到她臨終前，她的一言一行，仍然保有一個蘇格蘭人的傳統。「儘管妳母親是多麼的愛我，在她眼裡，我畢竟只是個外地人而已。」她父親常帶着微笑對她說。

要是說到她母親愛她父親這一點，她父親所說的絕非言過其實。霍安娜不認為這世上還會有別的夫婦比她父母生活得更美滿了。

他們并不富有，嚴格地說，應該算是窮苦的，可是那根本無關緊要。葛林威先生因傷退役後，就只靠一點退休金和一棟破舊的房子，來養活他們一家三口。

儘管他動作生硬，並未全心全意務農，生活仍過得去。要想買幾件漂亮點的衣服，或者一輛講究點的馬車，甚至想去倫敦玩玩，還不致於沒有足夠的錢。

他們認為最要緊的是全家人能夠生活在一起。

雖然他們的傢俱與陳設，都已破舊，看起來不像樣子，可是蕾安娜仍然覺得家裡永遠充滿了陽光和歡樂。

「那時候我們真快樂……非常快樂……」她想，「直到爸爸去世。」

葛林威先生突然死於心臟病，他太太遭此變故，痛不欲生，意志消沉，覺得生活毫無意義。蕾安娜眼看她母親這般情景，苦在心裡，却是一籌莫展。

「媽，來嘛！去看看我們餵養的那些小雞！」她懇求着，有時候，還請她母親陪她去溜溜馬。這兩匹馬算是他們家目前唯一的交通工具。

可是葛太太整日坐在屋裡不斷地思念，不停地數着日子，盼望能早一日與她的丈夫重聚，就這樣，她讓自己的生命一天天消蝕下去了。

「您不能死！媽！」一天傍晚，蕾安娜狂亂地呼叫着。

她似乎覺察到母親正悄悄地走向另一個未知的世界，而她母親確信那是她的丈夫正等候着她的地方。

蕾安娜的母親對她狂亂的呼叫聲彷彿沒有絲毫反應，她繼續絕望地喊着：

「媽！要是您離開了我，我會變成什麼模樣呢？我該怎麼辦呢？」

葛太太好像頭一次發覺這個問題。

「妳不能留在此地，親愛的！」

「不能孤單一個人。」蕾安娜同意她母親的說法，「還有，在您走後，就只靠那點微薄的撫卹金，我怎麼生活呢？」

葛太太閉上了眼睛，好像「撫卹」這個字眼有點刺傷她。過了一會兒，她說：

「去把信紙和筆拿來。」

「您要寫信給誰？媽！」蕾安娜一面好奇地問道，一面過去拿了紙和筆。

蕾安娜很清楚他們在此地沒有什麼親戚朋友。她的祖父母來自得文郡（在蘇格蘭西南部），而且去世很久了。

她的母親生長在利文湖（在蘇格蘭中東部）附近，結婚前原本是個孤兒，同她年邁的叔嬸住在一塊，可是那兩位老人家也早在她來到南部之前就已經去世好幾年了。

難道父母親還有兄弟姊妹？只是她從未與他們見過面？蕾安娜這樣猜想。

「我要寫給一個人，」葛太太柔聲地說，「我還是個女孩的時候，她算是我的閨中密友。」蕾安娜在一旁等着，不知道她母親究竟要寫些什麼。

「珍妮和我差不多是在一塊長大的，」她說，「因為我父母都已去世，每年我都會在她家裡

消磨好幾個月，偶而她也會來我們家走走。」

從她的眼神看來，她是沉浸在回憶裡了。她繼續說道：

「珍妮的父母介紹我到愛丁堡的舞劇團裡，那時我和珍妮差不多才十八歲。當我隨妳父親離開蘇格蘭時，唯一讓我遺憾的就是必須離開珍妮。」

「難道妳們從此以後就沒有再見過面嗎？媽！」

「起初我們經常通信，」葛太太答道，「可是後來，我總是一拖再拖，遲遲沒給她回信。」她嘆了口氣繼續說：

「以往每年聖誕節，我總會接到她一封情意深重的來信，可是，從去年起，她就再也沒有來信了。」

她停了停然後說道：

「也許她曾寫過……只是妳父親的死，實在令我太悲痛了，心裡亂得很，那還有興緻去過聖誕節呢！」

「那倒是真的，那段日子確實非常悲慘，夠您受的，媽！」蕾安娜附和着。

蕾安娜的父親是去年十二月中旬去世的。家裡沒有聖誕樹，沒有聖誕禮物，蕾安娜甚至連唱詩班也不讓進到家裡來，因為她覺得那樣會引起母親更多的傷感。

「現在我要寫信給珍妮，」葛太太說，「在我死後，讓她好好照顧妳，愛護妳。就像我們小時候，彼此相互關懷，相互照顧一樣。」

「別說您要離開我，媽媽！」蕾安娜乞求着。「我要您好起來，我要您和我在一起，幫助我照顧這個家，還有這塊田地。」

她母親並沒有回答她。過了一會兒，蕾安娜說道：

「您應該很清楚，這正是爸爸所希望的。他決不願看到您現在這個模樣。」

「沒有用的，親愛的！」她母親答道，「在妳父親離開我們的時候，他已將我的心、我的生命一起帶走了。我現在除了悲痛以外，已一無所有，只求能早日見到他，我們再能重聚。」

聽到她母親悲苦的聲音，蕾安娜知道她再也不能說什麼了。

她注意看着母親寫信，就在她看到信是寫給誰的時候，不禁驚叫了起來。

「您是寫給亞耳丁公爵夫人？媽！她就是您剛才所說的那位朋友嗎？」

「是的。珍妮的婚姻算是很美麗的，」葛太太答道，「只是公爵的年紀比她大許多。我想，要是我當時遇見他，一定會嚇一跳的。」

「我想爸爸一定不會讓您有這種感受吧！」

葛太太眼睛突然亮了一下。

「當我第一眼看到你父親的時候，就愛上他了，」她答道，「他不僅英俊瀟灑，穿上戎裝，更是帥勁十足，而且另外還有一種說不出的魅力，實在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那可真算得上是一見鍾情了！」蕾安娜微笑着說，「爸也常告訴我，他是怎麼愛上您的。」

「快告訴我，他說了些什麼。」葛太太急切地問。

「爸說那時候他覺得閒得無聊，就常去逛舞廳，」蕾安娜說着，「他說他以前去跳過好多次舞，發覺蘇格蘭的女人粗俗呆板，毫無內涵，他正打算回到南方去。」

「繼續說下去！」葛太太催促着，有好一會兒，她的臉上浮現出少女般的喜悅。

「後來爸遇見了您，」蕾安娜繼續說，「您和一位他認識的軍官在一個角落正高興地跳着舞。爸他目不轉睛地盯着您，並且對自己說，這才是我要找的女孩！」

「我一和他交談，就決定要嫁給他了，」葛太太激動地說，「我們就好像久別重逢的故友一樣。」

「我確信一個人要是真的愛上了另一個人，往往就會這樣的。」蕾安娜好像是在自言自語。

「我的乖女兒，如果有一天，妳遇上了這種事，妳也會情不自禁的，」葛太太說，「到那時，妳才體會得到，一旦發生了這種事，世上任何別的事都無關緊要了。」

當葛太太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她的聲音在顫抖。

「不管妳父親想要帶我去那裡，我都會心甘情願地隨他去。要是他想把我拋棄，就算磨破了腳板走到英格蘭，我也要把他追回來！」

「難道您不羨慕您的朋友嫁給一位公爵嗎？」蕾安娜帶着玩笑的口吻說。

「我從來不羨慕別人，」葛太太答道，「嫁給妳父親，我已覺得心滿意足了！」

「爸和您的感覺完全一樣。」

「妳爸現在就在我附近，」葛太太用幾乎發狂的聲音說着，「他從未離開過我。雖然我看不到他，可是我知道，他就在那兒。」

「我相信爸會常在您身邊的。媽！」

「那就是爲什麼我一定要儘快去見他的理由。妳懂吧？」

「我想我會懂的，媽！」

「去把這封信給寄了，快！」葛太太催着，「以後我再也不必爲妳操心了。要是妳父親地下有知，也該瞑目了。」

信是發出去了，但還沒來得及收到回音，葛太太已悄悄地與世長辭，去和她深愛的丈夫重聚了。臨終時她的臉上還帶着一絲微笑。

她被葬在一所小教堂的墓園裡——她丈夫的墓旁。葬禮過後，蕾安娜回到自己家裡，想到今後不知何去何從，內心不禁徬徨起來。

一週後，回信來了。可是回信的人不是公爵夫人，而是亞耳丁公爵本人。信是寫給她母親的。

信上簡略地告訴葛太太，她的朋友——公爵夫人已經逝世，並且繼續寫道：

公爵夫人雖已去世，那不要緊。果真如妳所說，妳將不久人世，那麼我誠摯地歡迎令媛駕臨蘇格蘭。

請轉告令媛，要是「不愉快的時刻」真的來臨，而她感到孤苦無依時，請她隨時寫信通知我。不過，但願妳的憂慮是多餘的，祝福妳早日康復。

這封來信確實讓蕾安娜的心情寬鬆了不少，因為她已別無選擇。

於是她立即寫了回信給亞耳丁公爵。

她在信上告訴公爵，母親已經去世，她非常高興能去蘇格蘭，並且和公爵商量一下她將來的出路問題，只是怕太打擾公爵。

蕾安娜很有把握公爵一定願意接納她的。正因如此，她到處物色房屋和田地產業買主，甚至也打算處理掉她心愛的兩匹馬。

她小心謹慎地爲這兩匹馬找一個好的「家」，使它們受到良好的看顧。

正巧鄰近有位農夫是一位很和善的好心人，他同情她的遭遇，買下了這兩匹馬，出的價錢也比市場的價格要高。而且他還答應幫她去找房子和田地的買主。

蕾安娜體會到變賣房地產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是一小筆數目，也會爲她解決不少個人經濟上的困難。

賣馬所得的錢，在償還債務後，剩下一點留給她的馬伕作爲生活費用，倒也足夠他維持一段日子。

可是蕾安娜將所有的事安排妥當後，反而遲疑緊張起來。她想萬一公爵不願接納她，那該怎麼辦？

她的疑慮實在是多餘的。

她很快地收到了來信，說她是多麼的受歡迎，並且要她立刻啓程。

公爵在信上告訴她，先搭火車到愛丁堡，公爵的馬車會在那裡接她。

「帶一個僕人來，好隨身照料妳，」公爵這樣寫道，「隨函附寄滙票一張，作爲購買兩張頭等車票之用。」

信上最後一句的囑咐，反而使得蕾安娜困惑不安起來。

自從父親去世後，他們家非但沒有請過佣人，她自己還和村婦們一起替人清掃房子，賺點零用錢貼補家用。

她也很清楚，如果她想在本本地請一個婦人隨她一起去蘇格蘭，那一定會使她們大吃一驚。尤其是她們搭乘聲音嘈雜，煙霧瀰漫的火車，更是不可思議的事。在這些鄉下人的眼裡，火車就好像是史前的怪物一般。

「我只能獨自去，」蕾安娜心裡盤算着，「到時候只要向公爵解釋說，在我動身的時候，一時找不到一個令我滿意的僕人同我作伴就好了。」

她回頭想了想，又覺得好笑，公爵那會是這麼好騙的呢！他一定知道，我是多麼窮，母親所過的生活，要是同公爵夫人比起來，真是天壤之別，差得太遠了。

想到這裡，她才第一次覺察到身上所穿的這件平布衣服，還是她自己在母親的幫忙下做成的，公爵不把她看成一個叫化子才怪呢！

公爵過的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她一點概念也沒有，只是她曾經聽她母親談起過那些住在宏偉城堡裡的貴族們。那時候，她母親還是個少女，曾在愛丁堡參加過那些貴族們在豪華大廈裡舉行的盛大舞會。

蕾安娜環顧了一下四週，發覺她自己的家竟是四壁蕭條，破爛不堪。

他們一直沒有足夠的錢來整修房子，不過，在她即將離開的前夕，才感受到一所房子是否值得留戀，是取決於住在這所房子的主人，而不是房子的本身。

「本來嘛！我就是我，管他公爵把我看成什麼。」她自言自語地安慰自己。

蕾安娜雖然強自安慰，但看到別人衣着華麗，內心裡總覺得不是滋味。在她臨上火車前，她仍然覺得她的衣着實在太寒酸了。不像別的女乘客們，都是穿着帶裡襯的衣裙，顯得風姿綽約。她的帽子是用廉價的緞帶裝飾的，隨身攜帶的行李，看起來也與她所坐的頭等車極不相襯。

她沒有察覺到那些站在月台上的男士們都在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

其實那些男士們並沒有留意她的衣着。倒是她那張小小橢圓形的臉蛋以及那雙大而略帶憂鬱的灰色眼睛，確實惹人憐愛，還有那一頭柔軟美麗的秀髮，更將她的肌膚襯托得潔白晶瑩。

蕾安娜的鼻子秀麗挺直，甜美玲瓏的嘴唇，帶着充滿生命歡樂的微笑，在她未失去雙親之前，從不知道什麼是憂愁。

挑夫在女用車廂替她找到了一個隔間座位，在開往愛丁堡的途中，她覺得旅途非常舒適愉快。

她發覺到愛丁堡的這段路程，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她所帶的食物不夠。幸好，火車沿途停靠大站時，還可以買些東西儲放在她那只難看的竹籃裡。

火車終於抵達了終點，她一點也不覺得疲倦，對眼前的事物，反而覺得新奇與興奮。

公辭的馬車看起來比她以前所看過的都要豪華，座墊厚軟舒適，那床皮質的氈子，在八月底這種暖和的天氣裏，根本用不着，想是用來擺場面的。

那些銀白色的配件更是讓人看得眼花撩亂，喘不過氣來。

馬車由四匹馬牽引着，馬伕身着深綠色制服，戴着頭盔。制服的鈕扣擦得雪亮，看起來氣派十足。

蕾安娜心想，僕人們看她獨自一人來，一定感覺非常奇怪。可是他們却把她照顧得無微不至。當他們停歇在客棧時，僕人們費盡了心機，把她的起居安排得妥妥貼貼。

亞耳丁是一個小郡，位於蘇格蘭東海岸的羅斯郡與印威內斯郡之間。蕾安娜從地圖上找到了亞耳丁的所在。她發現從愛丁堡出發，在抵達亞耳丁邊界之前，他們還必須向北走一段路才行。

翌日清晨啓程後，路途比早先的更為崎嶇不平，鄉野也更為荒涼了。

一路上很少見到村落，大約有一小時的行程，在那一片紫色的草原上，看不到一個人影，也沒遇見一個旅客。

可是對蕾安娜來說，週遭的一切，竟讓她感覺如此的美好，彷彿一個美夢即將實現。

「難怪媽媽會想念蘇格蘭！」她心裡這樣想。蕾安娜甚至覺得比她原先想像的還要美。

就在他們停下來，吃完了一頓美味可口却過於豐盛浪費的午餐後，天氣就變壞了。

清晨風還是微順柔和的，可是現在，從海面吹過來的風，却令人感到潮寒而刺骨。陣陣的暴雨，使得蕾安娜不禁爲這幾匹馬起了憐憫之情。

他們爬越過一段約一小時的山路，路況非常良好。接着却進入一條狹窄的路面，橫過寸草不生的荒原。

狂風呼呼，蕾安娜這才慶幸有那條皮氈，可以用來抵擋撲鑽進來的寒風。她真想再從行李箱裡拿一條披巾出來圍在肩上。

她將皮氈拉攏了些，希望在天黑之前，這陣風雨不致耽誤他們的行程。

她有一種感覺——當天黑時，這個荒原上一定非常恐怖。她還認爲只靠掛在馬車上的那幾盞燈籠趕夜路，那絕對是不夠的。

風似乎逐漸地增強了。

她想兩個坐在車廂外的馬伕，這時候全身一定濕透了。他們所戴的高頂帽，隨時有被刮落的可能。

一陣陣猛烈的強風把馬車吹得搖搖晃晃，真好像貓口中的老鼠般，岌岌可危。

這種氣候，特別是對蕾安娜而言，竟是如此的反覆無常，令她無法適應。